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十五六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宋稗類鈔卷十五

常熟潘永因編

豪曠第二十五

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今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

為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僕夜關呼僕人叱問曰脅主人女為婦是汝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翼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又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常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强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失節𨻶類約在朝夕所以

舉家悲泣耳乖崖明日至門側俟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假汝一至親舊家僕意尚遲遲强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行至一懸崖間下馬數其罪僕倉皇未及對輒以刀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落魄有羣盜攻刦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為

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豚肩瓜分為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嗟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醞藉好游宴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為尚書修唐書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帟幕燃椽燭左右熾炭
两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
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
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
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
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
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
言其事後每讌集必舉以為笑

陶學士穀買得党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麄人安得有此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陶媿其言党太尉進嘗食飽捫腹嘆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慧也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早貴事豪侈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尤好夜宴劇飲未嘗點油雖溷軒馬廄亦燒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

凝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而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其度量在大名於正寢後稍西為堂五楹其間洞然不為房屋號善養堂蓋平日宴息之地

許慎選學士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

嘗設帷幄坐具但使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曰吾自
有花裀

歐陽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在高岡
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可見公淩晨
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埭取荷花千餘朶分插百許
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一妓取一花傳客以其葉
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滕章敏達道字元發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客時范尹

京滕少年頗不羈往往潛出從狹邪縱飲范公病之
一夕至滕書室中明燭觀書以俟其至意將媿之滕
夜分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畧無懾
懼長揖問曰公所讀何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
如人公逡巡而入

滕達道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沉里市與鄭毅
夫獬為忘形交議論風采照映一時嘗與毅夫及楊
繪元素同試京師自必謂魁天下與二人約若其言

不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責所約之金答曰一人觧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罷公平生不妄交游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黄金裝背鐵猛獸畫旂旄北闕芒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黄袍其立志可見矣

蘇子美舜欽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

羙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洪覺範至儋耳嘗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以檳榔覺範問母識蘇公否曰識之然無奈其好吟詩公嘗杖而來指西壁木榻自坐其上問曰秀才

何往我言入邨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展開書
滿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覺範索讀之醉墨
欹傾曰張睢陽生猶駡賊嚼齒穿齦顔平原死不忘
君握拳透爪
歌者袁綯宣政間供奉九重嘗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
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澒湧月色
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
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為起舞

張于湖孝祥知京口王宣子代之時多景樓落成于湖為書樓扁公庫送銀三百星為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製詞命諸妓合唱甚歡因以紅羅遍賞之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建炎四年正月十五日上在章安鎮忽有二舫為風所飄直犯御舟問之乃販柑客也上閘盡令買之分散

禁衛令食瓠取其皮爲椀是日元夕放燈乃命貯油於柑皮置燈其中隨潮放之時風息波平如數萬點紅星浮漾海面居人皆登金鼇峯望之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

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灊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紓困稼軒如數與之

放誕簡傲附第二十六

馮惟一吉不持撿操雅好琵琶曲盡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道戒令弗習吉性所好亦不能

改能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

馮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娯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絶

郭恕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内侍省竇神輿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輿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郭從義鎮岐下延

置山館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郭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遂與之絶又嘗時與小民販夫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

种明逸放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

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桃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李誠之師中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馬

填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盖魏公於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魏公德量服一世於誠之此語終身不能平石曼卿磊落奇材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忠義之士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稍獻肴果益取名酒奉之惟謹二人飲啾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

而去明日都下喧傳有二仙來飲久之乃知為劉石也

石曼卿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於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又夜不燒燭謂之鬼飲挽歌哭泣而飲謂之了飲飲一杯復登樹下再飲謂之

觴飲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飲攝生聞之
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石曼卿以館職出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
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綱疎濶曼卿亦不爲人所
忌市中公然賣學士鹽
石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痛飲演曰
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
來以宮醪十石爲贄列醞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

延之乃問中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曼卿聞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當具酒𣪍迎侯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陳具閣下器皿肴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紀乃以盆漬墨濡巨筆題曰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沉慮目演揚聲諷

曰大武生捧研用事可也演以為言竟題曰牛某捧研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研得全牛

張丞相天覺召自荆湖適劉跛子與客飲市橋聞車騎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丞相衣使且共飲因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一時賞其俊爽

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為人談劇有味范家子弟多

狎之

曾子固性矜汰多所傲忽元豐中為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作子固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為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

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録爾

後當録郡事不然按牘一上悔亦何及米徑前以手

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

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

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

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

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

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米芾嘗為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京子絛得是帖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米又歴言諸執政自謂久列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數十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䝉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黄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

他黨今者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一旦而死不得潤色
皇猷黼黻王度臣僚實共惜之願聖天子去常格料
理之先生以為何如
米元章一日回人書親書有客於窻隙窺其寫至
芾再拜即放筆於案整衿端下兩拜
米元章洗手帖有云每得一書皆訖入奩印以米氏秘
玩書印閱書之法二案相比某濯手親取展以示客
客拱而憑几案從容細閱某趨走於其前客曰展某

辰客曰卷其卷客據案甚尊其執事甚卑舍佚執卑者止不欲以手衣振拂之耳

書史云洛陽有書畫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是宋子房言其人屢與王詵尋購得書余嘗目

為太尉書題

慎東美伯筠秋夜待月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懷一盃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盃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

酒盡各散去

錢明逸每有宿戒必詰其謁者曰是喫酒是筵席筵席客無數一巡酒一味食也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瓷琖一隻青鹽幾粒席地而坐終飲不交一談恐多酒氣也不食恐分酒味也翼日問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終日傾注無涓滴揮灑始可謂之酒客其視揖讓而飲如牢獄中

張子通既貴其弟子游好吹薤露暑月衣犢鼻納凉門

廡值里巷喪車過必徑趨羣挽中聲調清壯抑遏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喪家以予通故揖至賔位常享醉飽予通雖屢戒𠠇終不能止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手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

宋稗類鈔卷十五

宋稗類鈔卷十六

常熟潘永因編

權譎第二十七 世說原作假譎余易為權譎葢天下事亦有不得不用詭者但善用之則為權變不善用之則為譎詐此君子小人所由分也

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黄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計官中呼為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内夫人潛於窗隙覘之未嘗私竊一顆餘皆竊置衣帶中

洎太宗即位後有一宫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宫人總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甚然之六宫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尺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宫皆團合子而哭之良久畧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宫掖之間肅然畏法

丁謂嘗傾意以媚寇萊公冀得大拜生平最尚機祥每
晨占鳴鵲夜看燈蕊雖出門歸邸亦必竊聽人語用
卜吉兆時有無賴于慶貧寒不立計且死凍餒謀於
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更姓名乃可後得
志毋相忘慶拜而聽之老儒遂改于為丁名宜祿使
投身於謂謂果大喜收之門下不旬月而謂入相此
人遂寵冠紀綱雖大僚節使倚藉關說不踰年而宜
祿家鉅萬矣老儒亦蒙引見得教授大郡至今相傳

不觧所謂適檢沈休文宋書宰相蒼頭呼為宜禄且復姓丁愈愜所願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值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謂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别賜可也有司具以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濶上顧謂近侍

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逺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
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熈寧中復歸内府
丁晉公既投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上仙仁宗
親攬萬機當時仇敵多不在要地晉公密草一表極
自辨叙言甚哀切更念無緣上達乃封題云啓上昭
文相公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僮持此
啓入京戒云須俟王公對客日面投其奴如戒冀公
得之驚不敢啓遽以上聞洎發之乃表也其閒兩句

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仁宗讀而憐之乃
命移道州司馬作詩曰君心應念前朝老十載飄流
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
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復
用矣穆修聞道州之徙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
凶何事亦量移謂失人心如此在崖州日方與客棋
其子哭而入詢之云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公笑
曰此王欽若遣人來駭我耳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

聞也

曹翰以罪謫汝州數年一日有内侍使京西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内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怨苦耶但衆口食貧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粥飯可乎内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衺一複以授内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洎回

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陣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時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蜚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慮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

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狎之問其姓
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
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
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
之聖從極相賞洽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
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
詩以侑觴聖從每為之醉及還朝潞公之謗遂息紹
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

柬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
番禺王憂甚寢食俱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
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獚即韓九字叔夏舊游
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强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
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堂上不交一談次日
報謁王宿治具於别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
可至别館水陸具陳伎樂大作韓踧踖不安王麾去
伎樂陰命諸倡淡妝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

妾於簾內歌韓昔所贈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於再三終不肯出韓益心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仆於地王急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照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國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穀至則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令諸君一笑因令歌姬秦蒻蘭衣弊衣詐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觴立使蒻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罷詞名風光好好因緣惡因緣秖得郵亭一夜眠

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

絃是何年

宣城有俗子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姑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鄰皆知其由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

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

是怡顏柔語晨夕供侍及市珍羞以進姑即前撫接

頗加和悦及一月後秉酒取办玩於燈下呼婦語之

曰汝姑日來與汝若何曰已非前日比又一月後扣

办問之婦即懽然曰姑今與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

慎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办怒視之曰汝見世

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

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為先父母之恩殺身莫

報及長而娶婦正為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歸我
家我每察汝侍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為
此大逆神明其容之乎姑貸汝兩月使汝改過怡顏
盡為婦之道與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
我刃也其婦戰懼淚如傾雨拜於床下曰幸恕我死
我當畢此生承順姑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
乃許其後婦姑交穆播於親黨聞者皆謂此雖俗子
而善於調御轉惡為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郭逵為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邉逵知其必生邉患因備邉財賦連及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顔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懐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元牒進初無一字損壊也上不悟韶計不直逵言自是凡逵論韶皆不報而韶遂得志矣

种世衡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

馬前云欲詣廟中較手搏傾城隨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祝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僧初結菴時因山伐木但恐山高運瓦之艱積瓦山下誑欲作法飛瓦砌屋不用工師卜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僞爲傭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爲搬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耳

上官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詩人鮑郎中當知睦州日嘗言桐廬縣一民兼并刻剥閭里怨之盡詛以死則必為牛一旦死鄰村産一白牛腹旁分明題其鄉社名姓牛主潛報兼并之子亟

往窺之悲恨無計恐其事之暴欲以價求之勒百千方售如數贈之贖歸葬於家未幾一針筆者持金十千首於郡曰某民令我刺字於白牛䐇下約得金均分令實不均故首之吏鞫刺時之事曰以快刀剃去氄毛以針墨刺字毛起則宛如天生䶌深妷之黥二奸竄於島

夏英公竦知安陸日受勅舉幕職令録為京朝官有節度推官王某者糲食弊衣過為亷慎一馬瘦瘠僅能

移步席轎弊不勝騎自貳車以下列狀乞以斯人應
詔夏亦自知之遂改官宰邑去安陸數百里洎至任
素履忽變侈衣靡食恣行貪墨夏俾親舊諭之答曰
某乃妙攫也必無敗露請舍人無慮夏嘗謂僚屬曰
世之矯偽有如此者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
初涖任日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
王見之以為汚已便欲作狀并物申觧上司吏輩祈
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衆封緘寘於

廳治戒曰有一小犯即發由是吏民讋懼課息倶倍比終任榮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牘吏齎案至俾舁櫃於舟載之而去

康倬字為章元祐名將識之子少日不拘細行游京師生計蕩析遂偶一娼始來即詭其姓名曰李宣德情意既洽為章誑以偕老之計娼橐中所蓄甚富分其半以給姥指天誓曰不相棄背買舟出都門泝汴行纔數里相與登岸小酌旗亭伺娼之醉為章解纜亟

發娼抝怒戟手於河滸為章弗顧也娼既為其所紿
倉皇還家後數年為章再到京師過其門娼母子即
呼街卒録之為章畧無懼色時李孝壽尹開封威令
凜然既至府為章自言平時未嘗至都下無由識此
曹恐有邀相肖者願試詢之尹以問娼娼曰宣德郎
李其也為章遽云已即右班殿直康倬也尹曰誠倬
也取文書來為章探懷中取吏部告示文字以呈之
尹撫案大怒杖娼之母子令衆通衢慰勞為章而遣

之爲章自此折節讀書易文資有名於世後來事浸露孝壽聞之嘗以語人曰僕爲京兆而康爲章能作此奇事可謂大膽矣與之其子也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羣盜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投湯自通爲鄱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憩辭曰觀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裝至東陽鎮問渡湯疑有它遂擇其徒狙黠者偕往俾偵

伺之自離城闉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為好手不過一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鎮委頓投床終夕索水噎啾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竊叩同行已悉在途及至邸沉醬狀亟造卧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強披衣問故湯謾以他語對之少年笑曰得非疑其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為証且曰雖然尚有他故願効區區之力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欺

實以夜來有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購捕嚴甚少違則受重譴束手無措用是急冐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為非人力能措手惟有哀祈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湯哂其醉中語誕荒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謾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粲然橫陳供牀矣湯始大驚以為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王舒王吳夫人好潔成疾舒王至性任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舒王一日跣而登床偃卧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使僕遍投之俗以為常劉貢父為館職節日同舍有令從者以書筒盛門狀徧散於人家貢父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犒以酒肴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一

面之舊者盡易以巳門狀其人旣飲食再三致謝徧
走巷陌實為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遂不得達癸辛
雜識載吳四丈事亦同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
與此相類恐二公効之為戲耳
張鄧公當國有遺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不能徑通劉
相沆謂曰我識學士為汝通之因以歸破其書別録
一通用巳圖書印之留其真本又於珠冠之角小書
巳名乃復封題如故以授使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語

友直友直大驚劉時權三司判官尋即真俄知制誥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凶為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任時正彥有挾乘輿南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去其屬張逵為畫計使請鐵券既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必不吝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令所屬詳檢故事如法製造不得稽滯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無復譁者時建炎三

年四月己酉也明日昧爽將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偕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問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傅亦笑曰得之矣遂退後傳論功遷一官

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北潛歸詔遣老宫人視之其貌良是問宫

禁舊事畧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輩戲曰金人驅逐如牛羊跣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臠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沙漠久矣始執付詔獄訊狀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掖秘事教之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賜賚計四十

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僞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紹興間一郎官踈蕩不檢一朝士與之善朝士家有數妓客至必出以侑酒郎官者與一妓私相悦慕而未得間一日郎官折簡寄妓與爲私約朝士適見之妓不敢隱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則非爾之過當爲爾輩一笑脊姑答簡與之期以來夕密會於西廂且云主人適有故之城外越日乃歸此機不可失郎官得簡

喜不自勝如期赴之妓已先待於會所引入屏後曲
房妓先登榻垂幔命郎官解衣而登曁前褰幔則妓
已自榻後潛去朝士者方偃卧榻上瞠目視之郎官
羸露惶遽欲走則門已閉朝士謾為好辭譙之曰與
公厚善何為如此妓女鄙陋不足奉君子之歡已遣
歸矣惟公勿訝徐起復曰某家使令稍衆不畧相戀
彼將覬望無所畏憚乃呼羣僕拔之於柱以巨竹梃
撻之二十流血及髁呼服謝罪復謂曰與公素善故

不欲閫官漙示庭訓亦不泄於他人也乃遣出亦不
與衣其人狼狽逌還明日朝路亦復相見如故云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
之命參謀吕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
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
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意氣
如常徐曰此有說第恐事泄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
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

歸金人得書疑瓊分隷其衆困苦之邉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彷徨而先君方熟寢鼻息如雷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鋭喜功好合虚譽專以金帛官爵相牢籠無所靳惜士之貪利嗜進者爭趨之厥嗣南軒復以道學倡父子為當時宗主在朝通要竝出其門悉自詭為君子舉世無敢訾貶者淮西酈瓊之叛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

罪既而併遜言者於外及符離軍潰國家數十年所積資械蕩棄無餘方且甘寢宴然稱是心學然當萬衆崩解時一人心法遽能收拾否大抵一時黨佞成風掩惡掩美亦何可盡言也

紹興間有代北人衛校尉者從襄漢來時楊和王為殿前帥囊在行伍中與結義為兄弟首往投謁楊一見驩如平生仍事以兄禮且令夫人出拜復招飲於堂款曲殷勤而不問其所向兩日後忽浸疏之來則見

於外室衛雅意以為楊方得路志在一官故百舍間關赴之至是大失望栖泊過半年疑為人所嫉譖乃告辭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陳狀楊亦畧不與語判狀尾云執就常州于本府某莊内支錢一百貫衛愈不樂念已無可奈何倘得錢尚可治歸裝而一身從北來何由訪楊莊所在正徬徨旋邸遇一客自云是程副將謂之曰無庸憂吾將往常潤當陪君往奉為取之既得錢相從累日情好無間遂察

語之曰吾實欲游中原君能扶我偕往否衛欣然許
之迤邐抵長安入河東以至代郡倩衛買田我欲作
一窟于此衛使牙儈為尋置無何得膏腴千畝衛治
具待程程亦報席久之乃言曰吾本無意於斯此行
盡出楊相公處分初慮公貪小利輕捨鄉里當今兵
革不用非展奮功名之秋故遣我相追隨為辦生計
所買良田已悉作衛氏名敬以相付於是悉取契券
付之厥值萬緡黯然而別其事甚類蘇秦舍人之資

給張儀也

和王第六女性極賢淑適向子豐居於霅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秘之以為已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即請告命輕舟往視之向氏聞王來窘甚無策以泥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領殿巖於湖為本鎮乃使人諷郡將往迓之竝屬橐鞬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聞官吏郊迎深恐勞煩生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

果遺其女且撥呉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故向氏

有崑山粥米莊云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

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

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

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萬餘其子聞

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

糞錢若干樁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御史果以

為言高宗出存中劄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
之眷日隆遂吏亦兵法之餘智也
秦檜當國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相呼
一鑷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曰此錢數日有
旨不使可早使也鑷工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
現錢頓出一云民間以乏現錢告貨壅莫售曰囂而
爭京尹曹泳以白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
官未至趨者絡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

法頍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現錏不用約以翼午畢事院官唯而退夜呼工鞲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既而樣上省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撥閤前有榴每著實櫓纍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傍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櫓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

文彥博知永興軍舍人毋湜鄭人也上言陝西鐵

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遂安

秦會之當國四方饋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為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選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

吏使候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適廣東方經畧送燭一篭未敢啓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卒問故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己之專待方益厚鄭仲為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狹無尺寸差秦黙然不樂鄭竟失志

秦檜之夫人嘗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撫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葢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檜之奸葢有鑒於劉宋彭城王義康東府進柑大於供御故事耳

秦檜自遭施全狙刺之後常獨處一閤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違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名

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勲酒頗佳表勲乃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使自携出室此亦寓駕馭之意

葛天民字無懐初為僧名義銛號朴翁後返初服居西湖上交游皆名勝士有二侍姫一名如夢一名如幻一日天大寒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闖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即水張太尉也招之至總宜園清坐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腹餒甚張初不言相招乃似葛自

來相訪惟茶話不設盃酌延論至晚一揖而别天民大恚步歸悔爲皂衣紿辱抵家見庭户間羅列筐篚布囊楮帛薪炭米酒殽品以至香藥適用之物充牣於前蓋此璫欲餽是物故先戲之使怒而後喜耳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祠相傳云當錢武肅霸吳越時嘗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宫淳熙末縣人因時節競集一巫方焚香啓祝唱說福沴錢寺正家幹沈暉者獨不生信心語詆玩侮所善交相勸止恐其

撥禍巫宣言詈責甚苦暉正與爭辨俄踉蹌仆地涎流於外若厥暈然從僕奔告其家妻子來視拜巫乞命巫曰悔謝不早神已盛怒既執録精魂付北酆死在頃刻不可救矣妻子徬徨無計但拊屍泣守暉忽奮身起旁人驚散謂强魂所驅沈笑曰我故戲諸人耳初無所覩也巫悚然潛遁闔廟之人亦捨去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含青李於腮紿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

卧者竟日其妻妾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疔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捽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是家人無信崇者

韓彦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為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

入乃以白玉為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閽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時有所愛妾在旁怪其奩大而輕試啓窺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燾亦惡其為人弗與交請謁嘗瞰其亾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書室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

能令幸見臨姑觧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
為强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黄袱扃護甚嚴仁甫問
此為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益本朝野
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此編既成有詔臨安
給筆札就其家繕録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彦
古嘗欲畧觀不可得至是仁甫聞其言亟欲得見之
則曰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宭再四
致禱乃曰且為其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為盡量每

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即公所著長編也已為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録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償輒先録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媿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狡獪每若此

寧宗恭淑皇后崩中宫未有所屬楊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忌之而曹性柔順勸帝立

曹妃性復機警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閤皆同日楊固遜曹使朝而已候於夜曹不悟遽肝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已奏肅帝輦矣上遂起至楊所則得從容且留寢故能舐筆展紙以請奎章上醉即書貴妃楊氏可立為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遽曉雙出之中貴所受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葢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楊后會稽人其母張氏舊隸德壽樂部誕后東朝禁中自是養於宮中既久新樂純熟所生母還民間后在楊才人位下以琵琶隸慈福宮舉動當太后意寧宗朝長信宮恱之後憲聖以賜寧宗進位為婕妤后醜其母家會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

宋稗類鈔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宋稗類鈔卷十七八

總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宋稗類鈔卷十七

常熟潘永因編

頤養第二十八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泯滯無卓然近效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決

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盖因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如此其畧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户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仆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着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真也此一段要訣且静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

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是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烟湯餅嘴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卧而為之仍須真以鴻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氤氳縹緲微微自出出盡氣平則又吸入如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

意則勒之以不動為度雖云則勒然終不閉至數百息出者多則内守充盛血脉流通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余悟此玄意甚以為竒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畧具于右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坐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兩母指掐第三指手文或以四指都握母指兩手拄腰腹間亦可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靜慮除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調均微細即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工夫也内視五臓肺

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先求五臟圖或烟蘿子之類常掛壁上使目常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也次想心為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丹田在臍下三寸是時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不得令耳聞聲候出息均調即以舌攪唇齒内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其穢漱煉良久自然甘美即此真然也未得嚥下復前法閉息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

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空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手微汗不可力不可喘）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卧熟寢分明右其法至簡易惟在常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脚力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一息其近来閉漸久每一閉一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强

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為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寛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得閉目内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但清静為法專一易見功矣神仙至術不可學者三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

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為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為息也佛藏中有安般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為凡出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

而結滯猶粗悍而不細者氣也去是二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復調和一定而不可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現前道士陳彦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心火烈烈下注丹田如是坐卧起居不廢行之既久覺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除矣

東坡謂李方叔與李祉言曰某生平於寢寐時自得三

昧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畧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匀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痾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頮面盡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其味甚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即興冠帶上馬率

以為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慎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覺悟圓通者此也二君試識之

東坡云嶺南天氣卑陋氣蒸溽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百有餘歲者往往皆是八九十歲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氷蠶火鼠皆可以生吾當

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洌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彼愚老人初不知此特如蟣虱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續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間人則固塞其竇豈不然哉九月二十七日秋霖不已顧視幃帳間有螻蟻帳已腐爛感歎不已信手書此時戊寅歲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動

聖賢拳拳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貽親憂奈何翁教以絶欲少疾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劒自誓甚至以父母影像設之帳中蓋遣欲之難如此坡翁亦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嚙雪啖氊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然生死之際然不免於娶婦生子窮海之上且如此况洞房綺紈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

佛地位人晚年病風放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

兇悖小人知體敝於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閤放妓盖

天下事勇决為之乃可進道

坡公云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予

病目昏將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

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治目

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叅之治齊治

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前此未嘗知有女色早從劉海蟾自言得長生之術六十後即兼窮佛理嘗聞天樂和雅之音有不可勝言者自見其形每每在前既久而加小類數寸不違眉睫之間此恐是所得於海蟾者

弁陽老人曰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邉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抛書還少年半山翁

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窓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窓斜日已無多吴僧有規詩也老讀書文與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吕滎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此以自解然

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曰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　又云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耶希夷之説不過謂舉世以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説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

覺正兩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之耳

鄭景望蒙齋筆談云余中年少睡蓋老人之常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輒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塵頗覺心志和悅神守凝靜有不能名者時聞鼠嚙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鬭老僕鼻如雷聞亦為囈語或悲或喜或歌聽之為啟齒意

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昔在頴州時居後圃三間小屋旁無與隣左右惟一點意况已如此甞有詩云城頭曉漏已丁丁窻間落月却未明衡陽歸雁過欲盡汝南荒雞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廹今四十年了無異者每自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不過如是耳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河性有味其言也謢聖楊老説被當令

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覓枝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

官中隱士駱耕文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强力

人問其術對曰吾生平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
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李博宣和間仕大府卿因職事陛對徽宗問曰知卿年
彌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内丹之術可具術以進
博曰陛下盛德廣淵睿智日新學有緝熙於高明臣
雖不學敢以誠對謹領聖訓容臣具術以進明日乃
進曰臣聞内觀所以存其心也外觀所以養其氣也
存其心養其氣則真火爐鼎日炎神水華池日盛矣

長生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而不積聖人知
而行之太道甚易知其易行以簡以簡易而天下之
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
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自此始矣蓋日月運轉寒暑
往来天地所以長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真人所以
治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氣體之充也
形神之舍也氣實則成氣虛則敗氣住則生氣耗則
滅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煙蘿子所以煉氣也然則

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其惟嚥納乎故曰一嚥二嚥雲蒸雨至三嚥四嚥内景充實七嚥九嚥心火下降腎水上升水火既濟則内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删其繁紊撮其樞要直書其妙以著於篇上篇曰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於五更初陽盛時尤佳就坐榻上面東或南握固盤足合目拄腰而坐澄心静慮内藏五藏仰面合口鼻中引出清氣氣極則生要而嚥之每一嚥縮縠道一縮

再引則再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
開口以吹寧出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三次是
為進火一周天俟氣調匀然後行水下篇曰行水俟
進火鼻中取鼻涕口中取液聚為一處多多益辦俟
甘而熱即閉口仰面亞腰左顧一嚥正中一嚥分三
嚥而下内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嚥亦縮穀道一縮如
此一遍是為行水一周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
行履自如後敘曰五行水火為初人生水火為急此

是極易之要法上奪天地造化學道修真之士初行頓覺臍下如火飲食添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究千二百歲壽比彭老漸為真人矣徽宗見而嘉納之梁師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曰虞謨君明修養有得亦祇行此法也

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

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
而不衰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真人
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葉石林曰天下真理日見於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
但人役於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静者乃能得之
余少嘗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
猶有秘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禜在傍笑曰此

何難吾嘗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来於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濕有犯於外而欲為疾者亦未嘗慭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見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戶外往往僮僕皆未興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為隂為晴

為風為霜為寒為温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
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静大可以察天地
近可以俟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豐城李仲武嘗言丹徒令以捕寇從官令初尉臨海得
寇魁年八十筋力絶人盛寒卧地飲氷了不畏人皆
妖妄疑之既就捕令訊無他自言年三十許時有道
人告云凡物經火乃能壽土赴水即潰為瓦礫乃至
千年木仆地即朽炭之埋没更堅緻人之灼艾猶是

也用其語歲久丹田百姓行之蓋四十餘年矣盜既坐棄市令客使人決其腹視之有白膜總於臍臍若芙蕖狀被之凡數十重豈一歲一膜耶

閒情第二十九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甚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

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綺羅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俱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頹妓曹蘇奇往歲與悅已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至苦不勝抑悒以歲春美景邀同約者聯騎出城登高塚相對慟哭既而酣飲諸客聞之賞其屬絕於流輩晏元獻聞之為戲題絕句曰蘇奇風味逼天真恐是

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緑大家攜酒哭青春

丁諷病廢常令兩妓女扶侍見客於堂中諷以好色致疾既廢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至不能送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故賔客之至者加多乃數倍於未病時

歐陽永叔任西京留守推官時親一妓錢文僖一日開宴客集而永叔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公責妓曰未至何也妓曰患暑往凉堂睡着覺失金釵竟未覓得

公曰得歐陽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永叔即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碎滴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棲畫棟玉鉤垂下簾旌凉波不動簟紋平水晶雙枕傍有墮釵橫坐客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永叔而令公庫償釵

歐陽公坐甥女事謫知滁州時劉煇挾省闈見黜之恨作醉蓬萊詞以醜之其事之誣不待辨也然世所傳甥適張氏夫死携孤女歸父家年方七歲公見而笑

曰年方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公有辭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隂人為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况到如今此詞載錢氏私誌當是錢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毀吳越故假作以汚之耳

歐公閒居汝隂時二妓甚頴而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隂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黄楊樹

子有詩留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王都尉晉卿詵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歌者號囀春鶯色藝雙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內徙汝陰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怨晉卿異之問乃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云美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話此事客有足其

章者晉卿覽之尤愴然其詞云幾年流客在天涯萬里歸来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絶春鶯休囀沁園花囀春鶯為密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微知之作詩云云此云過許昌見之傳訛也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剏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携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東風幹當

来介因鬻以遺公令州治有石刻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黄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黄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堂乃蘇小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為錢塘尉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黄金縷夢斷綵雲無覓

處夜涼明月生南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繼而火起舟尾狼狽走報家已慟哭矣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歸題於驛舍之壁其序畧云登山臨水不廢於謳吟易羽移商聊紓於羈思因成鳳棲梧一曲書之驛壁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人竊弄翰為罪詞曰蜀道青天烟靄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

粉淚鳳釵斜嚲烏雲膩鈿帶雙垂金縷玉珮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粧添遠意畫眉學得遥山翠晁無咎謫玉山過徐州時陳無已廢居里中無咎置酒出小姬娉娉舞梁州無已作減字木蘭花云娉娉褭褭芍藥稍頭紅樣小舞袖低徊心到郎邊客已知金尊玉酒勸我花間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髪簪花我自羞無咎歎曰人疑宋開府梅花賦清艷不類其為人無已此詞過於梅花賦矣

長沙義妓者不知其姓氏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哦不置久之少游坐鈎黨南遷道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舉妓遂往訪少游初以潭去京師數千里其俗山獠陋劣雖聞妓名意甚易之及覩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即京洛間亦未易得咄咄稱異坐語間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妓不

知即少游具道其才品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益怪之曰樂府名家無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似情有獨鍾者彼秦學士亦嘗過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即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耳使親見其貌未必然也妓歎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誠因謂曰若果欲見之即我是也以貶黜道經於此妓大驚

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告母媪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妓冠帔立坐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乃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闋以侑之飲卒甚歡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妓乃寢平明先起飾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俟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妓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别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懼

貽累又不敢從行惟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顧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妓自與少游別閉門謝客獨與媼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失身以負少游一日晝寢寤驚曰吾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来別非吉兆也亟遣僕沿途覘之數日得報乃謂媼曰吾昔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

三週舉聲一號而絶左右驚救之已死矣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邉氏京師人元祐癸酉納之嘗為詩云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後三年少游欲修真斷世縁遂遣歸父母家以金帛嫁之朝華臨别涕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嵗終當一别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

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塘至淮上因與道友議論嘆流光之遄速謂朝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携更不回腸斷龜山别離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其事未幾遂竄南荒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為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為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窓外三

更夜雨衾别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渾相似欲望髙樓何處尋又云未説蟠螭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引成寀約因言笑認得真情是别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舊臙脂北城月落烏啼夜便是孤舟腸斷時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名造朝茶嬌遠送之為夜宴痛飲有别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

須起舞闕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歐陽永叔出城迓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問故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頻為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國香荆渚田氏侍兒名也山谷自南溪召為吏部員外郎留荆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為鄰偶見之以為幽閑端美目所未見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水仙花詩寓意云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

土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縁流落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當時賔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抑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子勉客京師會王性之問山谷詩中本意因道其詳且為賦詩云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娛欵綵毫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托意為

纔數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墻迂貴從藍橋庭户
怪貧居十年目色遥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
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勤句閙道離鸞别鵠悲藁砧
無賴鬻蛾眉桃花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
郎好事知渠久酬贈明月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
風流固可章臺柳寳髻犀梳金鳳翹尊前初識董嬌
娆來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消却把水仙花
說似猛省西家黄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不書空

作黃字王子初聞此語詳索詩裁與漫淒涼只今驅
遣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座上巾帶偶脫
太守諭妓令綴之既畢且俾元明撰詞云銀燭畫堂
明如晝見林宗巾墊羞蓬首斜插花枝線賒羅袖須
臾兩帶還依舊倒帶休令後也不須更漉淵明酒寶
篋深藏濃香薰透為經十指如葱手盞七娘子也
豫章寓荊州除吏部郎中再辭守當塗才到官七日兩

罷又數日乃去有詩云歐偕腰枝柳一渦大梅酌酒
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益歐梅
當塗營妓也李之儀曰人之幸不幸歐梅偶見録於
豫章遂傳不朽與杜詩黄四娘何異然豫章又有木
蘭花令序云庭堅假守當塗故人庾元鎮窮巷讀書
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樂
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
却朱顔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莫莫尊前見在不饒

人歐舜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歐梅當時二妓也

龍舒人阮閎字閎休能為長短句見稱於世政和間官於宜春官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也甞為洞仙歌贈之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的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性不解嗔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得見皆特似恁地好能得幾回細看待不眨眼兒覷着伊將眨眼的工夫看一遍阮官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守他

詞皆類此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甞游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游詞云識個人人恰正年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畫樓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蕎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徐幹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為太常典樂出知

常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祠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謾試著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虬燼冷動是愁端如何向更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而今潘鬢怎堪臨鏡重省别時淚滴羅襟猶凝料為我懨懨日高慵起長託春酲未醒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景空佇立盡日闌干倚遍晝長人静既成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人號閻羅道出郡下幹臣合樂大燕勞之諭羣娼令謳此詞必待

其悶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感頽云其頃有一侍婢色藝冠絶前歲以亡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官兵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主人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叙多其書中語今適有天幸公擁旌於後不審能為我之地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次無錫賔贊者請受謁次第李云郡官當至楓橋距城十里而遠翼日艤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閲刺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迺亦至此

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揩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子震懼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笑云且還徐典樂之妾了來理會即日承命然後舍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子也隨計入都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宅有女子甚麗獨立於門徘徊徙倚若有所俟生方注目際忽有騶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抵夜歸復過之則寂然無人

聲循墻而東有隙地丈許忽自内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墻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焉因稍退十餘步竢之少頃有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已倦睡欲歸矣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負篋從後生遽就之乃適門閭所覩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其袂而劫之曰汝為女子夜與人期天明執告官

辱門户矣今邂逅遭合亦是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
而從之生携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喪
獨有已一女母鍾愛之為擇良配女素悦姑之子使
乳媼達意於母以其無官弗許遂私約宵奔墻下徼
欵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南宫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
其父使人詗之頗知有女子共居大怒促生歸扃之
别室女所齎甚豐強半為生費餘與媼坐食垂罄更
遣偵其母則以女逸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

嫗詠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後宦遊四方亦不知女消息數年自淛幕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娼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釂不覺雙淚墮酒中生凄然曰汝何以至此具以本末告生亦媿歎流涕不終席稱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尚書郎歷數郡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

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最後一輿有一美人美而艶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章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甚珍章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来甚衆倶亦姝麗詢之皆不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體為之疲意甚徬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所游之地

何為至此耶我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鎬至少年之徒與羣婢合久則斃之此地數人矣章惶駭曰果爾為之奈何姬曰覿子之容蓋非碌碌者似必能脱主人翊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我且不復鏁門俟至五鼓吾來呼子亟隨我登廳事我當以厮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不然吾與若皆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户章用其術遂免於

難及既貴始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
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少年輩不可不知戒也
周美成為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
款洽於尊席之間世所傳風流子蓋所寓意焉新綠
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金屋去来舊時巢燕土
花繚繞前度莓墻繡閤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
說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轉清商暗想新粧了
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

甚時說與佳音密耗擬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
霎時廝見何妨新綠待月皆簾聽亭軒之名也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匿於床
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来遂與師師謔
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吳鹽勝
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温獸烟不斷相對坐調笙低
聲問問誰家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
是少人行他日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師師云

周邦彦詞道君大怒坐朝語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税周邦彦課税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京尹至蔡以聖意諭知京尹云惟邦彦課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邦彦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師師問之知送周監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國門為喜坐久至更深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怒云汝從何往師師奏臣妾萬死

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國門畧致杯酒相别不知官家
来道君問有詞云李奏云有蘭陵王詞道君云試唱
一遍李云容臣妾獻一觴歌此詞云柳陰直烟裏絲
絲弄碧隋堤上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
誰惜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来折柔條過千尺閒
尋舊蹤跡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
一帆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
凄惻恨堆積漸别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

極念月𢱢携手吹笛沉思前事夢裏淚偷滴曲終
道君大喜復名為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
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郡歸安國置酒郡齋招
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樂一妓言學作詩漢卿語之
曰太守呼為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
體此意做八句妓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
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暖作廬陵有脚春五
馬今朝成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

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為之嗟賞竟日賞以萬錢
宋宗室趙不敏與錢塘名娼盼奴甚洽久之不敏日益
貧盼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
司戶赴官三載想念成疾兩年有祿俸餘貲囑其弟
院判某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以遺盼奴且言盼奴
有妹小娟俊雅能詩可謀致佳偶也院判至錢塘則
盼奴亦以憶司户一月前死矣小娟以於潛官絹誣
攀繫獄院判素與杭倅善託倅從獄中名出詰之曰

汝誘商人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全倅喜其詞氣婉順以趙司戶所寄付之小娟啓柬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書默然倅索和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言於太守諜為脫籍歸院判得偕老焉

方務德侍郎帥紹興赴名士人姚其以書投誠自陳失身娼館歲月滋深生育男女義不可負望為脫籍無任哀祈方題其書後云姚其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稱杯酒流連至於忘返露由衷之懇不媿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戎昱既狥所求奇章之望妝之更宜自愛

馬光祖尹京日有士人踰墻盜入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東家墻摟處子詩士人

操筆云花枷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

予寓心摟謝砌應潛越韓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

無語强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

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

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為妻也不妨傑才高作聊贈

青蚨三百索燭影揺紅記取媒人是馬公

宣和中有題於陜府驛壁者云幼卿少與表兄同研席

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締姻好父母以兄未禄難

其請遂適武弁公明年兄登甲科職敘洮而良人統兵
陝右相與邂逅於此兄鞭馬略不相顧豈前憾未平
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雲空前事無踪漫
留遺恨鎻眉峯自是荷花開較晚辜負東風客館笑
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
滿袖啼紅
開封富民楊氏子館客頗豪俊有女未笄竊慕之遂有
偷香之說密約登第結姻既過省乃棄前盟屢約相

會了不可得登第後寄遣人諭女曰若遂成婚好則先奸後娶在法當離必不能久爾或落髮則我亦不娶朝夕游處庶能長久女信之然思慕已成疾遂懇請於父母求祝髮焉或告客於其氏結婚者女聞之悶絕良久索筆書曰黃葉無風自落彩雲不雨空歸就歸字落筆放手而絕

近時有士人不欲書名嘗於錢塘江漲橋為狹邪之游作樂府名玉瓏璁云城南路橋南樹玉鉤簾捲香橫

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低笑嫩紅輕碧惜惜惜劉郎
去阮郎住為雲為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
性柳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朝廷復收河南士人陷而
不返其友不欲書名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云江
漲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
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認得吳
家心字香玉窻春夢紫羅囊餘薰未歇人何許洗破
征衣更斷腸

唐仲友平生恃才輕朱晦菴而陳同甫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甫游台嘗狎一妓屬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曰汝須能受飢忍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款接矣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見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内有寃獄乞再巡按既之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付其倅乃摭唐罪具奏

兩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上問王王奏

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朱按唐事或曰呂伯恭嘗與仲友同官嘗有隙朱主呂故抑唐實不然也

天台營妓嚴蘂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承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

武陵倣醉與正賞之隻䌷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即席命綴詞以巳姓爲韻酒方行而巳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髙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隅年期天上方纔隅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庾節行部至台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藥爲濫繫獄月餘藥雖備受箠楚而一

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

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以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

罪不過杖况前已經斷法無重科何為枉受此慘毒

耶蘂答云身為賤妓縱令與太守有濫料亦不至死

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

其辭既堅於是復痛杖之仍繋於籍兩月之間一再

受罰委頓幾死然蘂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

朱公改除而邱䆅商卿為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

命之作詞自陳藥畧不搆思即口占卜筭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悞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揷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既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

嘉泰間内臣李侁大諫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内有漆匠章生者乃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挽入一小門暗中以手摸壁

隨嫗而行且覺是布為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暗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携燈而至又見四壁皆青赤衣幃遮護終不知何地尼又引經數曲又至一室燈燭帷帳酒殽罷皿一一畢具俱非中下人家所有之物章生見之驚異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師往頃時有一婦人隨至容質非常惟不冠飾章生畏懼尼逼使共坐遂名前嫗命酒殽數盃婦人更不一語尼師云已曉矣章生但懇禱尼師云匠者無錢尼

師終不顧允遂令就寢尼師執燈扃戶而去章生屢詢所來及姓名而斯人竟無一言疑爲癡疾至鍾動其尼復至啟鑰喚起章生出令前嫗引出亦捫布壁而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出街可至役所章生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至曉即離所造之寺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怪責其不歸及具此語使徧訪之終不得其元所入門域衆皆謂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此固寵借種耳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為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鬓間以陳詵二字乃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州八百里且求資粮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并質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之且以詞餞別云鬓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欄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

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罷檄至岳興陳有舊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即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幕既而孟迎陸入即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既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戲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豈能予我孟因叙謔之過陸歎慨既而酒罷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謔送别詞陸大嗟賞而再登席舉詞示孟且詭

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幕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如江陵見之閫公秋壑俾充幕僚至今巴陵傳為佳話

謝希孟在臨安狎倡陸氏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于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為娼造鴛鴦樓象山聞之又以言責希孟復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

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象山黙然希孟在娼所忽起歸意遂不告而行娼追送江滸涕泣戀戀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回說著如何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愛我心付與傍人可希孟與鄉友陳伯益好相謔戲伯益黑面身狹多髯希孟見其寫真挂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旁

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兩句咏其名云炊餅担頭挑取去與衣鋪上唱將来聞者絶倒伯益又嘗寫真衣皂道服躡僧鞵希孟賛之曰禪鞵髭鬚異髮道衣行藏梗直烏肌狹小面皮秋水長天一色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凄凉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時詢之驛

辛女也遂納為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筭子云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窻外有芭蕉陣陣黄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瀕行其妻自製彩花一枝贈之侑以鷓鴣天詞云金屋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慇懃送襯與蕭郎兩鬢青聽囑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明相映

明潭州易彦章被以優等為前廊久不歸其妾作一翦梅寄之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秀州鄭文為太學生久寓行都其妻寄以憶秦娥詞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而今此詞為同舍見者傳揚酒樓妓館皆

歌之

洞庭劉氏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寄衣侑以詩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當時獨步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

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亦有鷓鴣天云十二欄杆映遠眸醉香空斷楚天秋蝦鬚影薄微微見龜背紋輕細細浮香霧斂翠雲妝海霞為帶月為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皆咏珠簾寓意也由是聲譽益彰

歌妓順時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絕翰林學士王元鼎甚眷之偶有疾思得馬板腸充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都下傳為佳話時中書參政阿

魯溫尤屬意焉因戲謂曰我比元鼎如何對曰參政宰相也學士才人也爕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咏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如學士參政付之一笑而罷

宋稗類鈔卷十七

宋稗類鈔卷十八

常熟潘永因編

異稟第三十

華元郡王允良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櫛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就枕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卧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他驕恣惟俾晝作夜性與人殊

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常語燕王好坐木馬上每坐則不肯下或飢則就其上具食往往乗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允良太良幼子燕王元儼子也

夏文莊公竦性豪侈禀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為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黄莫知紀極晨起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噉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觔天壽

院風藥黑神丸常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

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陸州安陸山郡

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噉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賔客會

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

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為享富貴者

必有異於人也然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

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捻頭一莖而食此亦異於常人也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何如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釂繼以金拌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為之一笑其後均役荆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為薦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斛蒸

餬五十事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為動公笑曰君尚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飲數杓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别忽聞其人腰腹間砉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鈐下老兵往問而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踴躇起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昨蒙賜

宴不覺果然革條為之迸絶故有聲耳國初丈知州善啖太祖賜犢食盡腰有聲疑其腹裂明日問之曰臣苦飢以帛束之昨賜飽不覺帛斷事與趙同

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之老婦愬以飢其子恥之對德占以蒸餅啗之盡一竹簣約有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餅一石米隨而利之饑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亦得饑疾每饑立須啗物稍遲則頓仆悶絶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客亦須㪉啖繩

有美行博學工文為時明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

疾者

蒲傳正為宋資政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

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人瀕面而已大洗

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馬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

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馬小澡浴

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

日兩洗面兩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一大浴白腈

面藥薰爐妙香未嘗斯須去側也與王介甫同時共事介甫垢面亂髮衣服生蟣蝨而蒲則如此視南史所稱何佟之一日洗浴十餘過同其水淫若劉寬經年不洮浣陰子春經年不濯足者相反極矣

趙忠惠帥維揚日募僚趙祭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强即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奸狀不一遂置之極刑嘗考之佛書所云博叉半釋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

男又有五種不男因生堅妒變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邪此亂氣所生也玉歷通政經云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體與丈夫婦人更為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感以婦人則男脈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戚大監勛紹興初知襄陽單騎之官府治有一樓為公退燕息之所勛嘗獨居樓上屏左右命一老兵守其下卧榻之前置大浴斛取江漢水滿注其中日易新水老兵久而疑之乘勛晝寢登梯隙壁竊視乃見一大鯉魚金鱗頳鬛游泳斛中如覺有窺者注目壁隙凝然久之老兵驚懼趨下自是撤去浴斛不復取水

北夢瑣言曰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竊視者見一巨黿吹水也性甚嗇

嘗爛一半胛旋割旋啗封其殘者一旦内子於封
處割食歸見之大怒其内由是没身不復食肉
楊戩於所居堂後鑿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密
每至浴時先設巾鞨并澡豆之屬於池上乃悉屏
人躍入水中游泳率移刻而出人莫能窺一日戩
獨寢有盜入其室忽見床上一蝦蟆大幾充牀兩
目如金光彩注射盜不覺驚踣於地而蝦蟆已復
變為人乃戩也起坐按劒問曰汝為何人盜以實

對戮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實貧以此賜汝勿為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再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米元章知無為軍喜神怪每雨暘致禱則設宴席於城隍祠東向坐神像之側舉酒若相獻酬往往獲應每得時新茶果之屬輒分以饋神令典客聲喏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於香案之側若神以勞送者嘗晨興呼醮門鼓吏問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惶恐言中

夜有巨白虵纏其鼓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人皆疑其蟒精（一作蔡君謨）

淳凞間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動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輙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困粟盖立囷外則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有璫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麇之殿前司每聲喏如洪鐘徳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

乃臥之俘於河至望仙冉舟馬又江山邑寺有緇童眉長踰尺来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誦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羅漢

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身漸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未嘗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

秘書丞張諤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則苦
熱暑月中著襪袴紗綿相半
傅舍人為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痒之疾滿腹作痒
又無搔處欲笑難笑欲泣難泣數年而愈
叅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即舉身戰慄
至於幾絕見母與弟皆然至死不明又惡聞徐姓及
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
一日偶問其家所為業婢曰打鐵疾遂作更不欲見

竟逐去之醫莫能施其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止一月一作醫莫能治

有張五星者瞽而慧善辨寶玉此猶是暗中摸索至於能別婦人妍醜聞其聲欬扣問數語即知其人美惡情性趙信國丞相專俾置姬妾并玉罷云

文苑第三十一

宋興一代文章其羽翼經傳者尊長程朱陸其鼓吹休明者推歐蘇王曾俱置弗錄寥寥數則

譬之小璣拱璧聊供把玩九牛一斛畧一染指用收隱僻非多廣博云爾

楊文公億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笑語喧譁而不妨搆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每疲於應命頃刻間成數千言真一代文豪也大年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

以啟謝執政時公啟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未至一時稱之

前輩嘗説北朝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宗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

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景靈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辭

謝希深絳嘗作楊秘監啟事有曰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題於所携扇曰此文中虎也歐陽公嘗云三代以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希深於制誥尤得其體常楊元白不足多也

五季文章卑陋極矣然當時諸僭偽其國亦頗有人嘗游博白之宴石山號普光禪寺者為屋數椽而已其

山迥絕洞穴怪奇得一碑乃偽漢時人為寺記特喜其中兩語云疏足果足松寒水寒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如坡公嶺外詩叙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

說畫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一作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歐文忠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改為逸馬殺犬於道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惟喜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覽小說如廁則閱小詞蓋未嘗須臾釋卷也謝希深亦言與宋公垂同在史館每奏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音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歐文忠公因謂希深曰余生平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

上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公又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錢惟演初謚思其子爭之改謚文僖錢思公鎮洛所辟僚屬盡一時俊彦時河南以陪都之要驛舍常缺公大創一館榜曰臨轅既成命謝希深尹師魯歐陽公三人各撰一記期以三日後宴集賓之三子相掎角以成文就出之相較希深之文僅五百字歐公之文五百餘字獨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而語簡事備復典重有法歐謝二公縮袖曰止以師

魯之作納吾二人者當匿之丞相果召獨師魯獻文思公曰何見忽之深已譬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納之然歐公終未服在師魯之下獨載酒往通夕講摩師魯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諸君文誠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爾永叔奮然持此說別作一記更減師魯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師魯謂人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思公兼將相之位帥洛止以賓友遇三子創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園文會丞相則壽巾

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而從之

孫何性落魄而嗜好古文爲轉運使日政尚苛峻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得數本釘於館中孫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録文案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名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
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
公湜深探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
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
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
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忝大政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
三千字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

廣言之疎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算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有古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算不知縱横不如歐史矣

嘉祐中詔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書時有蜀人吴縝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上書文忠言甚懇切文忠以其年少輕佻拒之縝鞅

鞅而去逮夫新書之成迺捃摘其瑕疵為糺繆一書至元祐中縝游宦蹉跎老為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紹興中福唐吳中實元美為湖州教授復刻於郡庠且作後序以為鍼膏肓起廢疾杜預實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縮著書之本意也

舊傳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苟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顯易若未嘗經意者而自然爾雅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為藻采也至黃

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叙事雖造次間必期於工而世所傳宋景文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為奇險至或作三字韻語近世益未之見傳崧卿給事嘗盛暑中以氷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羣仙所遊清異人境不風自凉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氷雪是謂附益讀者大笑而不知其淵源亦有自也

歐陽公為韓魏公晝錦堂記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

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前輩為文不易如此

傳云良工不示人以樸蓋恐見其斧鑿痕跡也黄魯直嘗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藁一束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但見其竄易字句與初造意不同而悟入爐鞴之妙耳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所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非禎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霆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慚而退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却敵騎蜀公先成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不復出其所作潛於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佳更當添以二

者字景文賦雖不逮蜀公然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

戍樓亦奇語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

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二公笑且憫之

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夏公七日宋公五日不復

遺一字

王舒王性酷嗜書雖寢食間手不釋卷或燕居默

坐研究經旨常州日對客語未嘗有笑容一日

大會賓佐倡優在庭公忽大笑人頗怪之乃共呼優人厚遺之曰汝能使太守開顔可賞也有一人竊疑公笑不由此因乘間啓公公曰曏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微㫖自喜有得故不覺發笑耳

王荆公作字説時用意良苦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囓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貛入其産室有頃公生故小字

雜記

荆公在蔣山時以近製示蘇子瞻中有騷語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子瞻曰自屈宋没後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某自負亦如此

劉貢甫舊與王荆公游甚款每相過必終日荆公為叅知政事一日貢甫訪之值其方飯使吏延入書室中見有藁草一篇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文也貢甫

性強記一過目輙不忘既讀復置故處獨念吾以庶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侍於廡下荆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甫近頗為文乎貢甫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荆公問所論大概如何則以所見藁草為已意以對荆公不悟其窺見已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研下藁草裂之葢荆公平日論議必欲出人意表苟有能同之者則以為流俗之見也

國史云慶歷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父云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文忠公曰劉敞文章未甚佳博學可稱也

胡武平當奉勑撰温成皇后哀册當時受旨以温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

禁闈誰何弛衛觸琵方警當熊已屬覽者無不歎服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謚文恭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孫甫字之翰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世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為終歲讀史不如一日

閨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而卒詔取其書藏秘府司馬溫公書其後云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槀於笥必盥手啟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刀兵之急他財貨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輙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其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祭覩負其笥避

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悦餘無所問自壯年至於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就公借之公不與但録姚宋論以與之

温公修列代君臣事跡辟范淳甫祖禹同編修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

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中有見欒城先生於潁昌先生曰老來不欲泛觀他書近日且看唐鑑

東坡云子由作栖賢僧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僕嘗為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予他日入山不為生客也

昔有以詩投東坡者朗誦之而請曰此詩有分數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詩七分讀耳此雖一時戲語然浯翁所謂南窻讀書吾伊聲蓋讀書者其

聲正自可聽耳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叅大政上每試舉人多令沔讀試卷沔素善讀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忘厭凡經讀者每在高選舉子凡納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若然則善於讀者不為無助焉

蘇子由嘗云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牀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徐師川俯是山谷外甥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

山谷者公讀之不樂荅以小啟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

曾南豐表中語有云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陳履常甚愛之嘗曰此語信為奇偉

有謂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處云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

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約其體至備而爲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至於後世諸史事迹擾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得赫然傾動天下之耳目而一時偷奪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耶

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王

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為禮一日就廳作大排設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為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遜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為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為之即令子固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伯玉字公連范文正公客子固年少有才名私以不識字詆之伯玉有所聞故揭示之如此

魏昌世衍從陳無已游最久言無已平生惡人節書以為苟能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廢目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為可待旦者無已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

肅王樞與沈元用同使金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辭皆偶麗凡三千餘言元

用素强記即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即取筆盡補其缺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畧無矜色元用不覺爲之駭服

尹少稷穡强記日能誦麻沙板本書厚一寸甞與吕居仁舍人坐上記歴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視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窻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窻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窻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前輩為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在晚年尤難也

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難耳非性童也翟公巽作童貫誥詞云爾祖汪錡誤也或云

故以戲之

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為戲如朱希真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海蘂吳伍百二文亦不無補於世道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缺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身不免饑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鍾鼓帷幄悉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貸子凡

室中金寶資生之具動用什物器皿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即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婢妾大小男婦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徧覽居第富貴靡麗勝如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圊仰視其舍卑狹俯閲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僕讓之曰此第高廣而圊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撤舊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

枕又丹其楹至於聚籌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
或未嘗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節帚與役夫
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晝夜忘食切切焉惟恐圃
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未落成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
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
乎智士怳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惟圃是務初不知
中堂之溫密別館之虛凉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
花竹之勝吾未嘗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觴

蛛網琴瑟塵栖鍾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嘆悒悒而死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治圜者多矣奚笑哉蕭東夫寓言曰淮右浮屠客日飲於吳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録而械之為符移授伍百使護而返之淮右伍百垢浮屠曰狂髠坐爾乃有千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而即加執朴驅其後不得休夜則

縶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酒夜醉伍百而髠其首觧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縶焉顛壁而逃明日既曉伍百乃醒寂不見浮屠顧壁已顛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鷘循其首則不髮又械且縶縶不能出戶大呼逆旅中曰狂髠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豈獨吳伍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為榮悴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

見榮悴乃皆外物非所謂儻來者耶曩悴而今榮儻
來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
曩與之處者今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
故我也是其與吳伍百果有間哉吾故人或駸駸華
要當書此遺之

姚鎔字乾父號秋圃合沙者儒也記誦甚精著述不苟
潦倒餘六旬僅以晚科主天台黄巖學期年而殂雜
著數篇議論皆有思致其喻白蟻文云物之不靈告

而弗聽俗所謂對牛馬而誦經是已雖然羣生之類
皆含佛性況夫螻螘至微微而有知人但見其往來
憧憧而不知其市聲訌訌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
呼後唱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譁之中一種俱白號曰
蚍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為室有嚙
至剛嚙木為糧遂使脩廊為之空洞廣廈為之頹圮
夫人營創亦云艱矣上棟下宇欲維安土爾乃鳩居
之而不恤蠶食之而無恥余備歷險阻拙事生涯苟

作數椽不擇美材既杉欐之無有惟梓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慕逐馨香而俱來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鬬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餞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締創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今與爾畫池為界請遷種類以他適毋入

範圍而肆窺苟諄諄而莫聽是對牛馬而誦經以酒
酵地爾其知之又敖柳河東三戒作三說其一曰福
之馬嘉云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睟兒臠
而火熑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淛
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爲疏目廣袤數十
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
進愈觸愈束愈怒則頰張鬣舒鉤着其目致不可脫
向使觸網而能退却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

羅烹醢之酷悲夫其二江淮之蟳蟹云淮北蟳毒尾能殺人江南蟹雄螯堪敵虎然取蟳兒者不論斗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蟳窟於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炳烈炬臨之蟳空羣赴𦦨盡殪然後連房劙取蟹取蒲葦間一燈水㴽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惟知趨進而不安其所其隕也固宜其三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罽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外而

聯絡之伏伺其獲猩猩見之知為餌已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父祖姓名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携儔唾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嘗試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寘然忘夙戒相與沾濡徑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往往顛連傾仆掩羣無遺嗚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百歲寓翁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載於此目無秦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劍不神不可

不讀燕丹子從太虛置恩怨以名教衡意氣便可焚却燕丹子此荆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荆軻也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為白虹貫日和歌變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為荆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學亦不須讀第不忍付之宵燭而録之以副予家卷軸惜無作者姓名耳

周中父之翰寒夜擁爐爇火見瓶内所插折枝梅花氷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

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却把芳心作死灰恭惟地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形若槁木稜稜山澤之臞膚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氷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擁爐烘不醒氷魂剪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窻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

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真却愁冷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咦烱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元儒郝文忠經字伯常有與友人論文法書曰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為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揠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

銓制夭閼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未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秪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宋稗類鈔卷十八